2020年春节特别策划·遥远的家，边关的年

新春寄语

■陈小菁

大地正在苏醒。

时间在辽阔的河面上奔流，跃动的浪花拍打着河岸，一岸是过去，一岸是未来。此处枕戈待旦，万家祥和平安。

今天是大年初二，神州大地，千家万户，团圆的灯火融入满天星斗，甜馨的味道汇入人间烟火。

新春时刻，幸福瞬间，人山人海中，他们的身影从未离开。那一方站立的天地，或是雪峰的哨点，或是海岛的滩涂，又或是雪原的边路，挺拔的身影书写着“坚守”二字。

哨位上的年，有苦亦有甜。与战友一起吃顿热气腾腾的饺子，虽不能与家人围炉而坐，却不知不觉收获了更多“家人”的温暖。舍小家为大家，虽不能照顾妻儿老小，却让取舍之间有知足。

此身许国，亦能许卿。他们也珍惜亲情的厚重，团圆的美好。大年夜，他们也想家，都是血肉做的儿女，都有深藏心底的牵挂，给家人打个电话，道一声“不想家”，只为将春天般的柔情捎给远方的亲人、梦中的她。

哨位上的年，还有一味酸涩。军嫂像边关的“候鸟”，一路风尘，千辛万苦，穿越大半个中国，提着一袋时光回“家”了。再冰封的雪域，再荒凉的孤岛，再偏远的哨所，都有她们追随的脚步，她们用心用情焐暖了边关的寒冬。

一家不圆万家圆，万家圆时心亦安。值此新春佳节，致敬每一位不能回家的军人，致敬每一位奔波回“家”的军嫂。

时光不负，岁月不欺。愿岁月静好，军恋常在；愿每一份坚守都被铭记，每一位坚守的人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。

巡逻路上的微笑

莫道边关远，有『家』便是年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雪振

『福』到西陲高原哨所

当农历猪年进入倒计时，驻守在喀喇昆仑山5300米地域的某连官兵，无不期待着辞旧迎新的时刻。

晚饭过后，连队官兵一起燃放鞭炮。热闹过后，刚完成哨位执勤任务的连长苏博康，与指导员杨明璐一起，为官兵们送上新春祝福。说话间，喀喇昆仑山纷纷扬扬的雪，突然毫无征兆地飘落。

站在队列前，苏博康望着一张张在风雪中冻得通红的脸，眼泪突然涌出来……

苏博康所在连队戍守的喀喇昆仑山，位于西北边陲。这里是大多数人印象中的远方，严苛的自然环境，却使得这里毫无诗意。在万家团圆的时刻，官兵依然在守望，丝毫没有懈怠。

家的方向，永不迷失

苏博康担任连长4年了，是团队响当当的标兵连长。

作为一连之长，苏博康在官兵面前，更多时候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“硬核”的形象。柔肠温情的另一面，他轻易不会示人。

几天前，连队迎来一位驾驶运输车的“不速之客”。一问，原来司机迷了路，误打误撞，到了连队的营地。

这位司机狠狠地揉搓着面颊：“赶不上回家过年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他情绪激动，泪水涌出。

那一刻，苏博康的眼泪也在眼眶打转。

驻守昆仑山大半年了，营地前的简易公路上，一辆辆汽车车轮飞转，驶往家的方向，其中任何一辆都可以载他回到喀什的家。而这一切，苏博康只是“想想罢了”。

7年前，苏博康从军校毕业，来到西北边防，回家过年的记忆寥寥可数。后来，他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把家安在西北边陲。

平时苏博康在部队，妻子独自在家，他总是牵肠挂肚。后来有了娃儿，这种牵肠挂肚的感觉愈发强了，“总是忍不住想家，春节到了，想家次数更多些。”他说。

苏博康的故事，上士周明亮感同身受。

每年除夕夜，战友们眼巴巴盼着一顿丰盛的年夜饭。作为炊事班班长，周明亮是全连最忙的人。营地物资运输困难，早在大雪还未封山时，周明亮就开始准备了。

鸡鸭鱼肉样样不能少，汤圆、馄饨、包子、肉夹馍等特色美食那是周明亮的“拿手活”，还有他精心烤制的蛋糕点心，让战友赞不绝口。

看大家吃得开心，周明亮心里高兴。那天开饭前，周明亮挤出时间，和爸妈、爱人进行了一次“多人视频”。

周明亮心里明白，过年家里缺了他，家人嘴上不说什么，但牵挂总是难免的。

视频时，周明亮问爱人今年除夕夜咋过，她笑着说：“陪老人看看春晚，带孩子早睡，可忙呢！”听完，周明亮突然鼻头一酸，他觉得亏欠家人太多。

这些年每次回家，他总会向家人承诺，过年要好好露一手，让大家尝尝“连队厨师长”的手艺。但这样一个简单的承诺，他至今没有兑现。

“有‘家’才是年。”周明亮说，当兵的人其实有两个家，一个在部队，一个在亲人身边。以前，周明亮也有过早点离开部队的念头，但守着守着，这种想法已被他放下了。

人道昆仑高，怎抵相思半

今年，上士张鹏程回家过年的愿望特别强烈。

腊月二十七，刚吃过晚饭，张鹏程与父母视频通话。屏幕上，父亲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母亲眼里始终含着泪，他的心一直揪着。他很想对父母说一句“想你们”，但这句话生生被他憋了回去。

挂断电话，张鹏程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，他说：“妈，我在这里挺好。等过完年就回家。”

这天晚上，连队值班室，排长张智豪与上等兵丁明松完成了值班交接。

张智豪去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，是大家眼里的高材生。到部队任职还不满一年，今年是他第一次在部队过年。

连队秉持官兵一致的传统，快过年了，干部替战士站哨、值班，雷打不动。作为新任职排长，张智豪也积极响应。这次普通的换班，让丁明松打心眼儿里过意不去——越是过年越想家，在连队过了一次年的他，怎能不懂这个道理。

经过请示，丁明松返回值班室，决定陪排长一起值班。

他假装若无其事，走进值班室，却瞥见排长眼圈红红的。片刻，张智豪转过身对丁明松说：“小丁，我想我妈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丁明松也眼眶发热。他应了一声，赶忙背过身去，不敢让排长看到他的泪。

人道昆仑高，怎抵相思半。

此刻，夜色寒凉，中士古日吕吉眺望远方的雪山，心已经飞回了家乡。身旁有战友陪伴，他心里却牵挂着一位姑娘。

去年回家过年，古日吕吉和女朋友订了婚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回家过年。”古日吕吉望着天上的星星，在心里念叨着这句话。这些天，他每天都和未婚妻发信息、通话。

古日吕吉来自云南一个偏远山村。因为之前失恋的经历，他渴望爱情，更惧怕失去。

去年大年初一，刚和女朋友牵手不久，古日吕吉便和她一起参加了家乡的“抢新水”活动——谁第一个接到新年第一瓢泉水，便意味着吉祥如意。

腊月二十七的深夜，他接到了未婚妻打来的电话：“今年我替你去‘抢水’……”电话这头，古日吕吉感动不已，笑开了。

静心守护远方一片灯火

中士王俊被叫醒去站哨时，电子表显示时间：凌晨3点15分。

王俊这一班哨兵，领班员是四级军士长朱军伟。去年春节，连队在山下营区过节。王俊清楚地记得，那年春节，朱军伟的爱人来队探亲，大年三十轮到朱军伟站哨，嫂子也戴着冬帽、裹着大衣，陪朱军伟站岗。

王俊是朱军伟带的兵。去年那班哨，王俊曾提出要替朱军伟站，可朱军伟说啥也不同意。

又到新春，连队主动安排朱军伟春节休假，他却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其他战友。

那晚，天极冷，王俊和朱军伟一起上哨，没有太多交流，这对“搭档”早已有了默契。

明年底，朱军伟就要离开部队了。聊起过年时“朱嫂”为大家包饺子、洗衣服的事，王俊仿佛聊起了亲人一般：“我们为祖国站岗，军嫂为军人‘站岗’，她们付出的其实更多一些。”

副连长李洋站哨的时间，是凌晨2点至3点半。与他一同站哨执勤的是上等兵喻鲤。两人在哨位上，互相聊起第一次在连队过年的故事。

李洋第一次在部队过年，是4年前。

跨年时分，李洋恰巧在团队院门口站哨。雪很大，他看着远处张灯结彩，听着爆竹声声，就干脆唱起了《当兵的历史》。眼泪流下来，李洋也想通了——一家不圆万家圆为了啥？为了祖国，为了她。

喻鲤也曾在除夕夜站哨时哭过。

那晚，一位军嫂带着孩子看烟花回来。小家伙走到喻鲤身旁，盯着他看了许久，扭头问身边的妈妈：“叔叔不冷吗？”军嫂摸着孩子的头，也心疼地看着喻鲤……

那一刻，喻鲤才知道自己多么想家。作为军人，他并没有表露自己情绪的起伏，反而将身子站得更加笔挺了。

临近春节，指导员杨明璐主动担负起整月的“跨年哨”。那天，他和爱人通了电话，心里暖洋洋的——再过几个月，他们即将迎来爱的结晶，电话里聊的都是夫妻俩的新年期待。

杨明璐和妻子相守多年，一直分隔两地。如今有了家，又迎来他们的孩子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，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……

想到这些，哨位上，他握紧了钢枪，静心守护着远方那一片灯火。

（本版图片由**姬文志、刘晓东、王述东、乔宇飞、李宝成、王添昊、粟栋、李小龙、熊振翔、韦启位、刘南松、张裕怀、李洪斌、柯青坡、史篇、赵焕斌、李乾贵**摄）

远方的叮嘱 点亮一片海

■张 超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

“家里你无须牵挂，我只要你好好守着礁。”电视屏幕上，她们将生活的苦楚深埋心底，将一份关爱寄给驻守南沙岛礁的丈夫：“家，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。”

一句句情真意切的叮嘱，抚慰着守礁官兵的心，点亮了一片蔚蓝的海。

农历小年，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永暑礁，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——军嫂录制的祝福视频。这个春节，丈夫不能回家过年，她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遥寄思念。

四川德阳一所医院，军嫂陈程轻拍着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女儿。此刻，她的爱人、雷达操作员邓健，正坚守在南沙永暑礁。

“知道你工作忙，真的不用总挂着我和闺女。”陈程娇嗔地对着镜头说，“你看嘛，娃儿多像你，她知道自己的爸爸在守卫祖国海疆，会感到自豪的。”

今年是邓健和陈程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又恰逢他们的孩子刚出生。看到视频，邓健悬着的心放下了，妻子的话，让他感动得泪花闪闪。

“一家不圆万家圆。你穿上那身军装，就不再只属于我们这个小家了。”军嫂赵志花对她的丈夫、某分队雷达技师赵磊说话时，眼泪在眼眶打转。

赵志花和赵磊结婚10年了，俩人总是聚少离多。这些年，赵磊作为业务骨干，不能经常回家过年。有一年遇上任务，他假没休完就回到部队，赵志花却没有半句怨言。

“又是一个没有你的‘团圆年’，其实，我很想跟你一起过个年。”视频中，中士雷张浩的妻子张云，刚开始还笑容满面，说着说着，泪流满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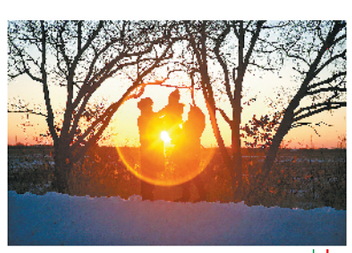
哪个军嫂不希望爱人的陪伴，不渴望花前月下，军嫂的付出和辛劳，军人怎会不懂？

去年，张云辞去了在武汉的工作，把家搬回老家专心照顾老人。看到这里，雷张浩红着眼眶给妻子拨打电话：“媳妇，委屈你了。”

电话那头是良久的沉默，张云哽咽着说：“我需要你，部队离不开你。为了我和孩子，请你站好每一班岗。我们等着你平安归来！”

“你常问我，老婆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。其实我很想说，夫妻就是‘人’字的一‘撇’与一‘捺’，需要相扶相守，更要相互宽容。”上士王国剑新婚不久就回到部队，军嫂符娜的话语蕴含“爱的哲理”。

为了一份坚守，甘愿舍弃团圆，独自一人扛下家庭重担，这就是南沙军嫂。视频传情，也传递着军人的奉献。



东极哨所清晨的团圆

南沙永暑礁红色的年味

海拔5000米雪峰的坚守

祈春剪影

风雪中，前行人的脚印便是路

■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站长 王家超

高原的山，总是长着一副雪白的脸。

走进这片风雪，是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。环顾四下，满眼的白色，我悄悄问正往脚上捆扎透明胶带的老陈：“上山的路在哪儿？”

他抬起头，笑了笑：“脚板儿底下。”我还在犹豫，是不是听错了，他已经背上行囊出发了。

一路上，大家都不说话，耳边只剩呼呼风声，还有那脚踩进雪里的咯吱声。我使劲拽了拽身上的背囊，努力调整着略带甜味的呼吸，心里开始厌恶这山这雪。

抬头望远，山巅的“迷彩圆球”在皑皑雪山上如同一株雪莲。转身回望，身后是一串串背囊镶嵌而成的项链。

“还有多远？”

老陈吼了一嗓子，“快了！”

我没有力气再问，这“快了”到底是多久，只知道身边战友的脚步没有停歇。

行至山腰，队伍原地休息。我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；掏出烟，打火机却怎么也打不着。抬头望远，雪山刺眼……

老陈坐在我的不远处，倚靠着石头整理背囊。他的眼睛望着远方，好像在欣赏一幅风景。

再次出发，我踩着前方战友的脚印，咯吱咯吱，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。我不再去想还有多久才能抵达山顶，步伐也变得轻快起来。

队伍前方，我看见老陈突然滑倒，站起来，再跌倒——我们脚下是被积雪覆盖的山石或灌木。

路，沿着我们的脚印向远方延伸。想起在这条路上，不知有多少人在攀爬、在坚守，我的心中突然热血涌动。

“到了！”我似乎听见老陈说了句。

“到了吗？”正当我迟疑时，身上的背囊已经被一双手接了过去——是山上的战友来接我们了！

“你们辛苦了！”战友们贴心地说。此刻，我的双脚已冻得不听使唤，嘴上却还逞强：“不辛苦。”

后来我才得知，3公里的路，我们走了整整2个小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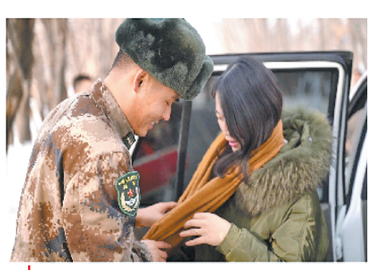
山下还有一批物资要背上来，我们稍事休息，赶紧上路。下山时，我想找到上山的路，却发现来时的脚印早已被风雪覆盖……

直到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也变成了“老王”，带着一批批战友上山背运物资时，我才明白“脚板儿底下”这几个字的真正涵义——风雪中，前行人的脚印便是路。

在雷达站坚守多年，从一名战士成长为雷达站站长。几乎每一个坚守的冬天，我都会走进这样的风雪里，一步一履，脚步坚定，从彼时的少年，走到而立之年。

一年又一年，在风雪中跋涉，我学会了欣赏。路上静坐在山石边，看雪山巍峨，看飞雪漫天。

踏雪而行，每一个高原雷达兵心中，都有一朵雪莲花盛开。踏雪而行，只为那些未曾抵达的风景，只为守护盛世繁华，守护那片天际线。



西陲边防线上爱意绽放

西陲高原绿意盎然

西南边陲哨所欢乐的海洋